



廿三

18
214
23



18
214
23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

時務報

第廿三冊

The Chinese Progress

光緒十九年
一月十九日

時務報第二十二冊目錄

論學校六變法通議二之六 女學

農會報序

新會梁啟超撰
新會梁啟超撰

鄂督張請緩征值百抽十之稅並請改存儲關棧章程摺

四川官商合辦鑛務章程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論中國整武備之難 英人論俄在中國所得之權勢三則

法國不善理藩論 俄國預

算國用 日本預算國用 日本承辦開河合同

俄國新派外務大臣 審斷喀律致死事二冊

路透電音 增雜電

桐鄉張坤德譯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中國東方鐵路籌辦集股

俄皇查戶論

紀俄兵船羅西亞擱淺事

俄國頭

等學堂畢業業需費數目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黑龍江省將來大局二冊

幣制論續冊

日本議察中國醫藥業 廈門創設

輪船公司

法名士論列國史事

法國總統躊躇往俄 論美國新任國務卿

論土耳其情形

革雷得交涉情形

論殖物拉美草

譯紐約講學報富人輕財重學

青浦朱開第來稿

重譯富國策續第十九冊

通正齋生譯述

時務報館文編續第二十冊

觀我生室主人來稿

論學校六變法通議二之六

女學

新會梁啟超撰

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痛哉斯言乎！執一人而目之曰禽獸，未有不色然怒者。然信如子輿氏之言也，則今日之近於禽獸者，何其多也。海內之大員，其首方其足之種，蓋四萬萬，其名之為農為工為商為兵，終身未嘗讀書者，殆一萬九千萬有奇。其名之為官為士，號稱讀書，而實未嘗讀書者，殆數百萬，其首而繼其足，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自古迄今，未嘗一讀書者，凡二萬萬，不寧惟是，彼之官焉，士焉，農焉，工焉，商焉，而近於禽獸者，猶或以禽獸為恥也。此之不官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而近於禽獸者，豈直不恥，迺羣天下之人以為是固宜然耳。嗚呼，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梁啟超曰：居今日之中國，而與人言婦學，聞者必曰：天下之事，其更急於是者，不知凡幾。百舉未興，而汲汲論此，非知本之言也。然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請備陳其義以告天下。

一義曰：公理家之言曰：凡一國之人，必當使之人人各有職業，各能自養，則國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則以無業之民之多寡為強弱比例。差何以故？無業之人，必待養於有業之人，不養之則無業者殆，養之則有業者殆。斯義也。西人譯者謂之生利分利。即吾大學生之者眾，食之者寡之義。南皮先生曰：食，謂耗也。筮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蓋合一國之人民物產而以決疑數術盈虛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實如此也中國即以男子而論分利之人將及生利之半余近者說羣自中詳言其故公理家視之已不可為國矣況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養而待養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馬奴隸畜之於是婦人極苦惟婦人待養而男子不能不養之也故終歲勤動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極苦以予所見上而官中而士下而農工商兵無論為何等人則無時不皇然愀然若重憂貧者其受凍餓轉死溝壑者更不知凡幾也其實以比例淺理論之苟人人以一身所作之業為一身衣食計必無可以貧之理今中國之無人不憂貧也則以一人須養數人也所以釀成此一人養數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婦人無業實為最初之起點雖然等是人也何以或有業或無業蓋凡天下任取一業則必有此業中所以然之理及其所當行之事非經學問不能達也故即以男子而論大率明達事理之人謀業甚易反是者謀業較難然則學也者業之母也婦人之無業也非天理宜然也其始據亂之世專尚力爭彼男子之所欲有事者固非婦人之所能也於是婦人為不足輕重而不復教之既不教矣其無從執業有固然也積之既久漸忘其本來則以為是固當生而不事事而噉然待哺於人者也是以男子貴而婦人賤婦人逸

而男子勞逸而賤非人情所樂也貴而勞亦非人情所樂也則何如均其貴賤亦均其勞逸之為得也論公理則如此考事勢則如彼故曰國何以強民富斯國強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養而不必以一人養數人斯民富矣夫使一國之內而執業之人驟增一倍則其國所出土產作物亦必驟增一倍凡所增之數皆昔日棄地之貨也取棄地之貨而藏之民間其事甚順而其益甚宏若此者舍學末由也

二義曰人有恆言曰婦人無才即是德此德言也世之習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為害也如曰無才即是德云爾則夫鄉僻婦嫗不識一字者不啻千百億萬未嘗聞坐此之故而賢淑有加而惟聞取帚之諍反唇之稽視宦學家之婦人殆益甚焉則又何也凡人之鄙吝也忿爭也必其所見極小目光心力盡日營營於此極小之圈限中以生此蔽也使其人而知有萬古有五洲與夫生人所以相處之道萬國所以弱強之理則其心也方憂天下憫眾生之不暇而必無餘力以計

較於家人婦子之事也。今夫婦人之所以多蔽於彼者，則以其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之精神，以爭強弱，講交涉於筐篋之間，故其醜習，不學而皆能，不約而盡同也。是以海內之大，為人數萬萬，為戶數千萬，求其家庭內外，相處和睦，形迹言語，終身無間然者，萬不得一焉。而其發端，罔不起於姑嫜娣嬭之間。憤時者，至謂婦人為盡可殺，夫婦人豈性惡耶？羣塊然未經教化之軀殼若干具，而鍵之於一室，欲其能相處焉，不可得也。彼婦人之累男子也，其不能自養，而仰人之給其求，也是猶累其形骸也。若夫家庭之間，終日不安，入室則愀，靜居斯歎，此其損人靈魂，短人志氣，有非可以常率推者。故雖有豪傑倜儻之士，苟終日引而置之牀第筐篋之側，更歷數歲，則必志量局瑣，才氣消磨，若是乎婦人之果為鳩而不可近也。夫與其飲鳩而甘之，則盍於療鳩之術，少留意矣。

三義曰：西人分教學童之事為百課，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孩提之童，母親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婦人能因勢而利導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難。顏氏家訓曰：教兒嬰孩，就傅以前，性質志量，皆已畧定，少成若性，長則因之。此實言教言學一切之始基也。苟為人母者，通於學本，達於教法，則孩童十歲以前，於一切學問之淺理，與夫立志立身之道，皆可以粗有所知矣。今中國小學未興，出就外傅以後，其所以為教者，亦既猥陋滅裂，無所取材。若其髻鬢嬉戲之時，習安房闥之中，不離阿保之手，耳目之間，所日與為緣者，舍牀第筐篋，至猥極瑣之事，概乎無所聞見，其上焉者，歛之以得科第，保祿利，誨之以嗣產業，長子孫，斯為至矣。故其長也，心中目中，以為天下之事，更無有大於此者。萬方億室，同病相憐，冥冥之中，遂以釀成今日營私趨利，苟且無恥，固陋蠻野之天下，而莫知所自始，豈惟莫知所自始而已，且恬然不以為怪，故試取西人幼塾乳臭之子，與吾此間龐壯碩老之士大夫相挈，其志趣學識，必有非吾此間此輩之所能望者。豈其種之特異哉？無亦少而習焉者之不得其道也。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廣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養始。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婦學始。故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也。

四義曰：胎教之道，大戴禮論衡詳哉言之，後世此義不講，蓋久。今之西人，則斷斷留意焉。西國公理家考物種人種遞嬗遞進之理，以為凡有官之物，人禽蟲介草木為有官之物，金石水土為無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如一草木根莖支榦果實花葉，其死者也，而常有不死者，離母而附於其子，縣縣延延，相續不斷，是曰傳種。惟人亦然，雖然兩種化合之間，有浸淫而變者，可以使其種日進於善，由猩猩而進為人也。由野

番賤族而進為文明貴種也。其作始甚微，而將畢至鉅也。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羣，進愚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原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今與人言此義，鮮不謂以耕球饑，掘井消渴，迂遠而無當也。而不知此蓋古先哲王與泰西通儒所講之極熟，推之至盡，而汲汲焉以為要圖者也。胎教篇曰：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孫昏妻嫁，女必擇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皇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其言極深。切著明，又曰：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蓋古人之重之如此，必非無故也。侯官嚴君又陵譯天演論云：無官者不死，以其未嘗有生也。而有官者一體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靈魂魄之謂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兩物，如草木之根，支幹等甲之事也。而乙則離母附子，代可微變，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以盡死。此動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託生於其身。蓋自得生受形以來，遞嬗遞降，以至於今。此胎教所以然之公理。嚴君與余書，又云：生學公例言：一人之生，其心思材力形體氣習，前則本數百代祖父母之形神，閱歷積委而成。後則依乎見聞師友與所遭之時與地，而化其論極精，欲言保種者，非措意於此二義，不可。欲措意於前一義，則胎教為之根原，欲措意於後一義，則胎教尤為根原。此學數十年

後必大明於天下，今日則鮮不以為迂遠無用矣。

未完

農會報序

新會梁啟超撰

通商數十載，海內之士，抵掌譚洋務者，項相望。綜其言論，不逾兩途：一曰練兵以敵外陵，二曰通商以杜內耗。百廢不舉，而言練兵，平日則購所無之物於人，以糜費。臨事則餽所有之物於人，以資敵。其明效大驗，天下所共聞矣。勸商固今之急圖也。然聞之萬國商務贏絀之率，則恆視出口土貨之多寡為差。工藝不興，而欲講商務，土產不盛，而欲振工藝，是猶割棄臂脛而養其指趾，雖有聖藥，終必潰裂。今之言商務者，大率類是也。地球搏搏，百物盱眙，人取其精，以食以居。愚者天陵，智者天媚。雍冀之間，古號天府，兩京二都之所豔述，芳草甘木之所灌聚。今幾不毛焉。紅人宅墨洲，數千載，全墨榛莽，含獸蹠鳥迹外，更無長物。白人取而代之，僅四百年，遂以富庶甲天下。等一地也。而轉移之間，榮瘁霄壤，則地力之盡與不盡也。中國今日，動憂人滿，然以地之方積，計其每里所有人數，與歐洲英法德比，諸國相比，例其繁盛，未彼若也。西國地文學家，謂盡地所受日之熱力，每一英里，可養至一萬六千人。今以中國之地，養中國之人，充類盡義，其貨之棄於地者，豈可數計。蒙盟各部，奉黑吉各省，青海西藏苗回各疆，瓊澳各島，其萬里灌莽，未經墾闢者，不必論。即湘鄂腹地，江南

天府閩粵澤國。以余所聞見。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烏在其為人滿也。不甯惟是。即已治之地。亦或淤其溝洫。蕪其隰岸。澆糞無術。擇種不良。地中應有之利。仍十不得五。又烏在其為人滿也。故西人推算中國今日之地。苟以西國農學新法經營之。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萬一千二百萬兩。見李提摩太所著。雖生齒增數倍。豈憂八星之一總論。飢寒哉。昔筦子輕重之篇。史公貨殖之傳。於種植畜牧。視為重圖。子輿氏以好辯聞天下。其言仁政。則必自五畝之桑。百畝之田始。乃至雞豚狗彘。材木魚鼈。靡纖靡巨。津津道之。蓋信乎治天下之第一義。舍是末由也。秦漢以後。學術日趨無用。於是農工商之與士。劃然分為兩途。其方領矩步者。麥菽猶惜。靡論樹藝。其服襍穢。役南畝者。不識一字。與牛犂相去一間。安望讀書。新法哉。故學者不農。農者不學。而農學之統。遂數千年絕於天下。重可慨矣。本會思與海內同志。共講此義。遵麗澤之古訓。儀合羣之公理。起點海上。求友四方。將以興荒漲之墾利。抉種產之所宜。肄化學以糞土疆。置機器以代勞力。志願宏大。條理萬端。經費懸薄。未克具舉。既念發端經始。在開廣風氣。維新耳目。譯書印報。實為權輿。故遠法農桑輯要之規。近依格致彙編之例。區其門目。約有數端。曰農理。曰動植物學。曰樹藝。麥果桑茶等品皆歸此類。曰畜牧。牛羊豕豚等物皆歸此類。曰漁務。曰製造。如酒糖酪屬之類。曰化料。曰農器。曰博議。海內通人有附書撰文論農務者皆歸此類。

增印報中 謂之博議。月泐一編。布諸四海。近師日本。以考其通變之所由。遠撫歐墨。以得其立法之所自。追三古之實學。保天府之腴壤。其諸務本之君子。或有樂於是歟。

鄂督張請緩征值百抽十之稅。並請改存儲關棧章程奏。奏為兩湖商務風氣初開。華商用機器製造貨物。懇請從緩加稅。並請改定存儲關棧章程。以勸商業而裕民生。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照光緒二十二年五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具奏。機器製造貨物。酌定稅則。奉 旨允准。續據總稅務司酌擬章程九條。經總署核定。由南北洋大臣。通行各國在案。伏查光緒八年。北洋大臣奏准上海織布局。只完正稅一道。概免沿途稅釐。此後各省機器紡織。皆援此例。此 聖主愛養民生之深仁。而即古來興國者通商惠工。以致富強之至計。天地覆庇。感頌同聲。從此中華商務。駸駸漸有生機矣。此次加稅之舉。在總署原意。謂洋商得在中國設廠造貨。人工運費。種種省便。利益甚優。故議酌加稅則。洋商既加。則凡華商用機器造貨。亦應一律照加。以免洋商藉口。此總署謀國裕課。統籌中外之深心。臣雖

至愚。亦能領解。特是詳察商情。知機造各貨。加稅一層。不免有損多益少之病。有不敢不為我 皇上陳之者。溯自馬關定約以後。臣在署南洋通商大臣任內。欽奉 諭旨。五月十三日。電旨。飭令招商多設織布織綢等局。廣為製造。臣當即宣布 德意。

廣爲勸諭招徠。中國商民知外人得來內地設廠造貨，莫不感奮奮發，思有以防內
蠹外漏之患，而又深悉 朝廷恤商輕稅之章，其議集股分圖占先著者，頗不乏人。
凡各處稟請購器造貨者，臣多從允准，且爲之籌備廠地，歸併釐稅，計畫銷路，曲意
維持。江南湖北紗絲各廠，更屢 奏明助給官本鉅款之舉，總冀厚集商力，以挽此
外溢之利源。計數年以來，江浙湖北等省，陸續添設紡紗繅絲烘繭各廠，約三十餘
家。又此外機造之貨，蘇滬江甯等處，有購機製造洋酒洋蠟火柴礮米自來水者，江
西亦有用西法養蠶繅絲之請。陝西現已集股開設機器紡織局，已遣人來鄂考求
工作之法。四川已購機創設煤油，並議立洋燭公司。山西亦集股興辦煤鐵，開設商
務公司。至於廣東海邦，十年以前，卽有土絲洋紙等機器製造之貨，近年新增，必更
不少。天津烟台更可類推。湖北湖南兩省，已均有購機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北現
已考得機器製茶，機器造塞門德土之法，正在督飭稅務司，勸諭華商興辦。湖南諸
紳現已設立寶善公司，集有多股，籌議各種機器製造土貨之法，規模頗盛。似此各
省氣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廣。彼洋商雖亦聲稱集鉅資設大廠，而迄今造就者，只上
海二三家。他處未之有也。無如華商智慮初開，行銷未廣，已成之廠，獲利無多，未成
之廠，集資非易。洋商見我工商競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計阻抑，勒價停市。上年江浙

湖北等省，繅絲紡紗各廠，無不虧折，有歇業者。有推押與洋商者，以後華商有束手
之危。洋商成獨攬之勢，商民延頸舉踵，正以寬恤保護之法，望之 朝廷。兩湖風氣
初開，商力甚薄，尤爲惴惴。此近年來商務之實在情形也。臣愚以爲洋商在內地改
造土貨，本於華商生計有妨，是以舊約懸爲厲禁。今迫於事勢，不得已而允之，則又
當就已成之局，而熟權利弊，庶免我華商民有累上加累之虞。竊謂今日各洋廠設
否聽之，而華商機器製造之稅如故。洋商開一廠，則華工習一法。洋商創一貨，則華
民曉一用。大抵華商性情，憚於精思創物，而樂於摹仿爭利。華商用度較儉，土產較
熟，足可與之相勝。果使華商本輕利穩，愈開愈多，洋商見華廠已經充物，利息愈分
愈薄，則續開者自少。卽如湖北織布局一開，而江海關進口之洋布，已歲少十餘萬
匹，可爲明徵。目前華廠已將十倍於洋廠，是機器製造之利，洋商得其二，華商得其
八。且就華洋各廠合計，出貨自多，稅額雖輕，稅數必溢，此有益於民生，而仍有益於
國計者也。卽使洋廠因稅輕而爭開不已，然洋廠所獲之優利，亦華廠之所同沾。
其出貨之數，分利之勢，自足相敵。且洋廠所在，其一切物料，必取之中國，工匠必取
之中國，轉移間民，必資之中國。彼洋商所得者，商本盈餘之利，而其本中之利，留存
於中國者，仍復不少。是華商之利，雖去其半，而中國農工畝漁之利，仍得其全。華民

沾其利又曉其工則華商購機製造之廠必不能絕從古未有農工盛而商獨衰者此目前不求有益於國計而必無損於國計且尙不盡有損於民生者也至於華商鼓舞方見萌芽之時遽行加稅則華商困阻於內洋商抑勒於外數年之間已成者歇業未開者絕響是九洲之地產物力萬國之巧法厚利盡爲洋商壟斷之資如謂明文則一體加稅暗中則曲子維持目前中華局勢外洋情形竊恐未能辦到且洋商之究竟肯加稅與否亦尙不知何時而華商則已先敝矣即使洋商於華造者遵加而其來自外洋者仍不能加明知華商不能再開機廠則不造於中華而專運之於本國銷流日廣貨價日增徒存內地製造加稅之虛名而受華商阻塞利源之實害此有損於民生而仍無益於國計者也從來華民最樸不曉物宜華工最拙不諳機器華商最散不籌鉅本是以拘守舊法坐棄萬物之菁華不究阜財之大用今幸而鑒於鉅創慌於強鄰一旦幡然捐棄故智爭講機器暢土貨集公司之法正是中華自振之機若再從而棍之以後更復何望私憂過計不勝悚懼近日與江蘇巡撫臣趙舒翹浙江巡撫臣廖壽豐往返電商均以暫緩加稅爲保護華商之至計合無仰懇天恩飭下總理衙門將機器造貨值百抽十之新章暫行緩辦一俟商務大盛而各國又一體允加進口稅之時再行舉辦彼時洋貨價漲華貨即使加

稅尙且相抵而目前不致無自立之患大局幸甚又總稅務司所擬章程第二條凡有製造之貨均須一律存儲關棧俟撥等語在總稅務司之意只爲杜絕透漏然商民成貨待價而沽瞬息變易有失之須臾而盈虧迥判者又如機器造靛機器碾米機器造水泥火泥此等笨重之物如何搬運如何封存又如機器造煤油機器造火柴此等危險之物同棧之貨孰不畏其延累設有損失恐洋關賠不勝賠矣大抵商情樂簡而惡繁喜活便而畏膠滯若一概存儲關棧交貨看貨動須報關即使不至留難而貨主既嫌經官之周折又不如本廠自存之放心種種窒礙必致紛紛歇業至洋商則仍出納自如此明明力窒華商之生機而暗暢洋商之銷路矣竊謂宜在運貨出口時切實查驗不在貨成後概予封藏應請一併飭稅務司重改章程方爲妥善此乃農工商民公共之利害中外貧富強弱之樞機臣爲自強大局力固根本起見反覆焦思不敢不言所有機器製造土貨懇請暫免加稅並貨物免儲關棧各緣由理合恭摺具呈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謹奏

四川官商合辦鑛務章程

一擬籌股本銀三十萬兩官集十五萬兩商集十五萬兩先行試辦俟有利益擬酌提添設鎔化廠以暢鑛務而廣利源其餘官商按股分佔

一官本十五萬兩。作一千五百股。商本十五萬兩。亦作一千五百股。收九七川平紋銀一百兩。股滿不復再收。

一商股未集以前。由官先籌銀六萬兩。交總鑛師購定機器。給付頭批價銀等用。其餘二三批。俟商股集成。即由商交總辦。按期給付。以省周折。

一鑛務總局。設在成都。一面招集川中商股。再於上海設一分局。招集外省華商。惟奉制憲諭。不收洋商股本。蓋集股無多。不須借重外人。自失利權。如有私集洋股。冒充華股者。查出勒令自行如數賠償。不得抽動已入之股。并另議重罰。

一每股本銀一百兩。按年官息六兩。給股票一紙。息摺一扣。自交銀之日算起。在滬赴分局。在川赴總局。憑摺支取。無論本人來否。止認摺不認人。倘股中有遺失票摺等事。須先報局存案。限兩個月查實。再行另給票摺。遺失者作為廢紙。

一股中有佔本銀三萬兩以上者。准其派人到局查帳。惟往來夫馬。無論官商。均係自備。局中概不開支。辦公者不在此例。

一自入股後。鑛務衰旺。不能預知。如在五年期內。各股不得抽本。倘因別故。止准招人接替。更換股票息摺。萬一虧折。官商均攤。如五年內獲有利益。即行稟請 奏咨立案。定為永遠官商合辦。

一開辦之初。應自招股購機之日起。無論盈虧。所費工本。均係官商攤占。以昭平允。一將來獲有利益。除局中薪工費用外。留二成。以為推辦別鑛股本。其餘八成。作十份均分。以一份繳餉。一份作總鑛師紅股。一份作局內辦事人花紅。此外七份。官商按股分派。

一局內辦事。總宜入少費省。加意核實。擬由官委督辦一人。由商薦官委督辦一人。提調一人。以總鑛師充當。此外駐廠委員一人。司帳一人。司櫃一人。官商各派一人。總監工二人。鑛師自擇。倘有別項情弊。均惟薦委人是問。如不入局辦事。無論官商。不准虛領乾脩。

一辦事各有專司。始能嚴責成。而杜諉卸。局中一切公事。應由督辦總辦和衷。稟由制憲核奪。督辦有他事。暫以總辦兼之。總辦有他事。亦暫以督辦兼之。每日均照常辦事。庶免悞公。至開鑛探苗。傾化定界。僱匠購機。各事。則總鑛師主之。如鑛場寫遠。不及回局商辦。則先行徑稟制憲。隨申總局存案。收發銀錢。則司櫃主之。出入登記。則司帳主之。每月一小結。每年一大結。呈由總局查核。鈔示股友。功則同賞。過則同罰。倘有知情自白者。從優獎勵。其餘司事。應用幾人。臨時酌派。

一擬購挖洞起重提水破石鎔化硫黃鐵金各機器並爐。先行開辦甯遠麻哈紫谷

遍各礦。若辦有成效。或別處探出新礦。應再隨時稟請。照章推廣。

一總局內購備中西各國之鑛學地學化學算學。一切有益鑛務諸書。及各國有名鑛質。與各項關涉鑛務檔案。均存局中。以爲參攷之助。

一轉運必先修路。應如何辦法。俟踏勘後。再行稟奪興工。

一擬修建電線。以通文報。自成都至甯遠。由官獨辦。自甯遠至廠。由局辦。

一天下之鑛不同。苗線有旺有弱。有長有短。有闊有窄。成色有高有低。故開辦之工程。有難有易。本力亦有多有寡。如本局有辦不到之鑛。准土民集股票。由總局給

示開辦。改爲某某商鑛局。以示區別。然必須總鑛師到該場勘過。畫清線路界限。妥定章程。不與總局違礙。始准開辦。若於界限外。霸佔鑛地。或有礙本局所開之

鑛。與附近土民先行開成之鑛。均應一律禁止。

一總局願與商局合股與否。由總局隨時酌奪。倘經合股。則商局所得利益。按照各股一律均分。至應如何繳餉。由制憲定章抽收。

一商局開採後。或三個月內所辦工程。不及兩個月。或開見水石。人力不能施。以至停工。便顯係本力不足。應即稟由總局察看。如果鑛場尙有可採。即准退歸總局。招股接辦。如無可採。即行封禁。不得久據零挖。藉口阻撓。

一商局內官應派委員一人。在局稽查彈壓。薪費概由該局酌送。如有違礙爭論情弊。由委員理斷。倘委員判決不公。或有苛派等事。准到總局自理。

一有鑛地未經本局踏勘。新尋苗線帶鑛來報者。本局覆勘後。化鍊果佳。來報之人。無論是否。即係該山土司。均由局酌給勞費。再由總鑛師勘定線界。繪圖存局。如本局不及開辦。有商願請承辦者。所有本局踏勘挖探各費。由承辦之人繳還。如來報之人自願承辦。先請鑛師踏勘。則夫馬由原報之人供給。

一議在鑛場適中之地。由本局添設機器鑄化廠一所。收買商局承辦五金之鑛。倘商不願賣鑛。許送苗到廠鑄化。每百鎊收費若干。臨時酌定。商局不得私行設鑪。用土法鑄化。違者議罰。緣土法鑄化不精。諸多拋棄。民間又無力自辦機器。故官設總鑄化廠。所以便民而利用也。日後鑛務推行漸遠。或不及運苗到廠。本局應立分廠。就近收鑄。如一方相近之鑛。不足供分廠鑄化。當由本局別設小機。鍊成高色。再運總化廠。加法提淨。所用工費若干。概由該鑛抽回。至川外不屬之地。送苗到局試鍊。應加倍抽費。

一議設製鍊強水炸藥局一所。以供取用。不必專向外洋購運。多費物力。

一總鑛師承辦。以五年爲期。期滿有效。去留自便。若決意辭去。許薦賢自代。所有修

金若干。由局稟請制憲酌奪。惟所得之紅股一份。仍歸開辦之總鑛師名下。

一本局事繁。應由總鑛師招熟手鑛務之員。幫同辦理。日後鑛務推廣。亦准添延鑛師襄助。

一請援照漠河章程。局內出力人員。准照異常勞績。三年從優保獎。緣川省鑛產。皆在彝境。層巒疊嶂。雨多晴少。各員工日夜從事於蠻烟瘴雨之鄉。實為非常艱苦。若非豐薪優獎。殊不足以示鼓勵。

一鑛丁勤惰不一。須勒以兵法。庶不致妄滋事端。擬十丁一長。十長一監工。丁之勤惰。責之長。長之勤惰。責之監工。而均以總監工轄之。果有加倍奮力之人。由總監工隨時稟請犒賞。惰則撻之。甚則送官懲之。

一設立官醫局。購備藥料。如有意外失足傷斃等事。傷則由官醫調治。病亦如之。斃則給棺木外。酌恤錢若干。

一鑛地偏遠。且利之所在。難保無意外之虞。請派勇丁駐紮鑛場。並配給軍火。以資保護。

一此次所擬章程。不過僅陳大畧。倘有詳細未周之處。當由局隨時稟請變通辦理。

英文報譯

論中國整武備之難

桐鄉張坤德譯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三月十六日

天津訪事人稱。督辦海防王制軍。決計在山東以南之膠州地方。造一水師船廠。其意蓋欲造所費不貲之旱塢。並在海灣建築礮壘。庶使屯泊水師。得成完備之所。諒閱報諸君。猶記憶膠州地名。曾經提及者屢矣。謠傳該處欲割與俄或德。溯在前二十年間。膠州與旅順相形孰勝。再與威海衛相較。又孰勝。當時考論中國官場。與所延之西人。彼此意見不同。遂擇定威海衛。取其遇有風浪之時。易於避泊。試稽中國史冊所載。當未有若此事之悞且失者也。該處本無船塢。傳聞亦無造塢之意。夫沿海地方。凡為水師駐泊之處。使僅有礮壘而無船塢。此正是中國之辦法。觀於此次軍務。即可證其疎漏之失。先是鎮遠兵艦。有板數塊。因在進口時。與礁石相對而裂。及交攻之際。其船之戰力。即因此而至大減。豈非未有船塢。不能即時入修之故歟。西人於膠州情形。初不甚悉。惟曾有數人。游歷是處。熟察而稔知者。嘗論其地勢。以為甚合於用。其外周一圍。形勢天然。自成堅壘。所有水陸能進之路。若託諸有才畧之將領。及勇敢之士卒。則扼守必當得力。至於費用大端。不過開深海口。且祇挖泥可矣。非若旅順船塢之內。尚有機器難施之處也。或又謂王制軍成算在胸。所傳求

割膠州之說當可罷論雖然俄之所欲業經中國准其在旅順裝煤及修理船隻固已求則得之矣加以此海口泊船之處尚有大鐵路在其背更無須再得水師屯泊之所矣至如德國之願望不在極北卽法國亦然度將來再無他國以求爲膠州立約之情形相強中國致亦如北邊一國所立之雷生閣條約者也中國整頓防邊之策本報中曾經抒陳臆見嗣閱北京天津時報已先獲我心而申論之矣西正月二十日該報詳論其事不遺餘力吾歷舉其言冀以動中國官場之聽詎知無論如何曲喻暢發而彼終若詐聾非所樂聞其中蓋有故焉此次軍務之前所辦水師軍械向由天津官場經手自歸京辦以後西商爭趨都門又舍舊轍而覓新途京中諸人得嘗此中滋味轉若恆飢而永難饜足者定購開單既多其立能致富雖極貪妄夢之中亦想不及此譬似購上等快船兩艘計價二萬鎊固亦尋常事耳而二萬兩之回扣直可比極好之油潤拭所及足以盡去中國官場之擦力阻力矣既利此回用而吞之自必致債事而後已但在得錢之人猶若漠不相關味然勿顧試卽近事驗之來遣兵船於鴨綠江戰後駛進旅順口之時其船身可詫之狀及造匠可醜之技明若觀火西人見之頗多訾論謂雖匠技之最劣者亦何至造成此等醜惡之船並有人力囑某洋人在中國官場頗著有聲望者申報其事而某西洋人俯頭搔首而

答曰此事中國人詎能奢望其定造之四船價甚相宜已成其三工亦不惡及造第四船之時款已不敷蓋皆糜費於賄賂回用而罄之矣彼方冀不受虧折則斯船之工料又焉能十分堅好此中情事向多秘密人無知者其實固如是耳且難保將來不再蹈此轍也又有某報著論曰中國現方缺乏人才而輒定購價高之礮位船隻其誠黯於識者也此等快船購置愈多適愈招外來之仇敵涎視而思攫奪矣既無人焉可以保其所有則莫如勿有慢藏庶使人不值盜取猶爲穩當之策今中國之急務要在求人才設巡兵以禁戢其內訌但購便宜舊船裝新式利礮卽可與英國現有之耽雷勃而洛西安斯及孫秋林各新式船同一得用若將此等舊船交與有閱歷之外國兵官給予應有之權則中國水師卽可收得人之效然後從事於設海軍造營壘築礮臺等事亦庶幾可矣某報所言如是本館大意確與相同其言亦極有見地蓋如中國現在度支緊迫情形猶耗多金添辦軍裝其計誠拙使有新式快艦而無才能之人爲之管駕是適足以啟敵人之覬覦耳惟所云中國可買英國舊船一節本館意殊未愜因英政府權勢所及之處今雖愈推愈廣舍舊謀新然我海部固未嘗變爲賣舊鐵之人也以吾度之此等舊船如密諾討如挨基而斯如木那克等艘決不至在中國海面見其巡洋也中國現派滕臺司船王爲北洋水師參謀

殆真有整頓水師之意歟。然斯舉也。全視乎中國所予之權柄。能有幾許耳。吾正難必其得有十分權柄。可以稽察一切。更難保無泥舊之黨。恐已曩將為規矩辦法所窘。或因是而顯拒陰撓。多方為難也。

英人論俄在中國所得之權勢三則

譯倫敦東方報西二月初五日

有英人名密起者。於勃拉克伍特報中。論及中國近事。並論英於東邊交涉有辦理不善之處。畧謂各國若瓜分中土。於我英亦何益歟。是應竭力設法。以阻其瓜分之舉。因俄在荒僻之滿洲。擴充其權勢。將使此廣袤之地。向為賊巢匪窟者。皆得歸俄管轄。而漸臻太平之世界。雖如此辦法。可以振興商務。亦英國所深願。然該處既歸入有法律之國。指俄國言凡他國商民。可沾利益之處。彼必將重征其稅。獨網其利。可定章程。冀以抵拒外人之商務也。至滿洲所產有用之才。亦將為俄用而駕馭之。若並得山東所屬。其民強壯之膠州。則其利更宏。當可控制中國腹地數省矣。

又英人撓門。於康担姆伯來雷報中。綜論中俄條約。及滿洲鐵路。謂俄人舉動。不利於英。將使英四面受敵於俄之先著。所謂受敵者何。蓋指俄辦理交涉得手。有可望之利益。而其中英國受害最深之處。在俄國可操鈐束中國之柄。以削英控馭東邊之權也。據上海新報所登中俄條約。中國北洋。現已歸俄保護。若從北京通有漢口之鐵路。則揚子江一帶。俄又得以遙制之矣。撓門又言。觀中國土地。有出產饒而價值昂者。此等處所。將來或悉變而入於俄。及考海關之冊報。其商務非不旺也。其後望亦非無能為也。如英與俄。日後或有爭端。其所冒之險。及所應保護之處。蓋即每年三十二兆鎊之商務是矣。按此數係華人與洋商互市。百分中之六十七分也。較諸歐洲俄國美國三國商務併計之數。猶多三倍四分之一。似此極大極要之事。我英詎可忽乎。假使滿洲而為英有也。必將開埠與各國通商。俾同享其利益。若俄果得之。則必自定海關章程。除利己之外。且將阻遏各國之商務矣。撓門既論之。復尾綴云。東邊起衅。譬若晴日之朝升。可以決其必然。日本有鑒於此。故整軍備艦。趕速預籌。俾五年之中。步兵可增至十二隊。而侍衛之兵。尚不在內。馬軍可增至一萬八千人。其鐵甲快艦。現已在各處大船廠中定造。而如英之最有關涉者。轉無所舉動。吾故願國家當與俄訂立一約。使兩國利益。彼此均可保守。即或不然。亦應照會俄國。謂俄若謀自利。而害及於英。則必須預備兵力。以防禁我英之亦謀利己。而害彼也。譬如俄在太平洋。求一不冰凍之海口。此係一事也。而英官裴爾福者。已明言情願聽其如此辦法矣。惟在北京門口。得一駐泊水師穩固之地方。此又一事。則當別論者也。但據以上兩層。照會俄國。似亦足矣。

康坦姆伯來雷報中尚有尤爲切要之論一則。惟未署作者姓名。其論曰。英國照約中所載優待之一款。應求擴充之利益。將奉天吉林黑龍江亦併算入。若果出此諒。俄必將爲梗。而在中國則誠有益。昔中國當軍務之際。曾責英不相顧助。然未開戰之前。英已幾能爲其調停矣。況揚子江一帶。得免日人攻擾者。由我英保全之也。雖未向中國索酬。或另有所求。然以事論實。爲之出力者也。中國現以遼東之鼠自鳴得意。但豈忘曾經償值買還。且轉失於較日本更甚之強隣乎。

法國不善理藩論

譯博節報西正月廿三日

英人議論法國理藩之舉。每有一誤。以法現欲求藩屬。如奧洲。如加拿大。如南非洲。曰。彼之戶口。除僑寓之比。意日各國人外。有減無加。法求藩果何益哉。詎知此說似未中竅。緣國中戶口雖減。猶覺太繁。誠不如遷徙他處之爲愈也。如前數年之愛爾蘭。及英國二三藩省。亦是如此情形。況法在地中海以上所有藩屬。非歐洲農人所能工作。政府與求藩黨。並不欲求此等藩屬。若欲求之。非先由美國允許不可。而美國決不允許也。法京不以求藩爲是者。每藉口法屬加拿大之無益。而地球已無如此加拿大矣。且法人所求不在此。而在可圖之熱帶各地。如北非洲及西非洲各屬。法人可管理之。一如我英人之管理印度也者。可求得差事。並能藉土人之工。廣行

種植。其所欲如此。頗關緊要。以法人不獨有管理之才具。並耕種之能手也。而其辦理未能合宜。斯何故歟。譬如法屬之印度。及西非洲各法屬。應已蒸蒸日上。頗有興旺之象。而均未能措置裕如。無怪求藩黨之詫異也。其所抒意見。頗可稱道。誠如恩雷奧夫奧林司親王。所謂其不得手之故。由於求利欲速耳。抑知欲求熱帶各地之利。必先致富該地之人。其致富之道。一設法約束。而限制不可太過。二所有商務限制。一律豁除。西爾之紫人。湛美客之黑人。但遵律法。並照納相宜之稅。英國即准其自便。或耕種。或不耕種。亦均聽之。英之待該紫人黑人也。較待其本國人民。尤爲寬縱。緣本國限制頗多。其中以入塾及潔靜二事爲最。此等限制。並不行諸各屬。而派駐之文官甚少。以印度土地之廣。所派之員。不過千五百人。其商務之利。又盡由各該屬商民自取。並不加以稽察。土人之在印度西朗及西印度者。運貨進口。但照納稅。卽不問其貨之來自地球何處。凡此皆聽其自擇也。英雖有欲各屬貿易之願。並施各種利便貿易之法。但從無人勒令經商。亦無人過問其與英人。抑與德人。或與日人交易。但求土人富。則英國庫亦富。土人果創一業。英人卒必得此業之利。則英國政府。已極滿意。所有施行航海法律之意。業已除免。其在加爾克塔。及孟買之法。德日本國行。所享利益。實與在該處之英國行相似。而年終查報各國人在彼處之

商務頗有擴充興旺之勢。政府轉有喜色。法國則不然。其派官員之多。擁擠之患。必如在其本國各部。然其於施行之章。必細微備致。即以阿爾及亞論。其在該處耕種之阿刺伯人。此時本應如在埃及之人。烟稠密。乃阿爾及亞。阿刺伯人。戶口並未十分加增。其於商務。必多立法律章程。以範圍之。所定之稅。尤必專意將商務全歸法國。而辦理以來。終未如願相償。即在東京。法國雖有主權。而英國在該處經理商務。百分中實過八十分。夫商務也。無論為何國人承辦。必致富其藩屬。其如法人之不曉此道何。其實法人不欲有益於其藩屬。但求本國人之有權公舉。驟行致富。詎知交易之事。賣王買客。均欲圖利。勢必不能以理而論。法屬之印度。豈不可致富如英屬之印度。乃法人不知致富藩屬。非聽其自然不可。而必設法限制與其爭商之人。其辦理不得手也。實因此耳。各屬工價。已極便宜。無須再招人遷徙。且法屬之印度人。頗善經商。其知商務之經絡明晰。實可與派西比肩。而法不栽培之。反去其利而阻撓之。誠如各商稟報商務公所。所謂耗其力而廢其業也。或謂照各冊報。法國限制章程。不能久行。並謂法國屬地章程。將來屬地推廣之後。必能設法而整頓之。而本館不之信也。天下人之最有經濟才者。莫如法人。本館現所論者。法人之以此為然。並能言之較為懇切者。固頗不乏其人。而其大眾則不知此議之足貴也。凡法員

之為本國所稱道者。皆不以商名英人。而以盜呼之。蓋言其盜法屬之商務。而不知法屬之由法人出死力而得者也。其整頓難處。不在假經濟也。法人算理甚精。惟忌心太重。不願人之與其爭商者。稍或得利。雖彼爭商者。實有利於法人也。縱使各法律章程。及各阻難之處。准以自主交易代之。而法屬之印度。因此亦似英之印度。同一富足。法國官員。必仍不滿意。以富非法國法律所致。而係英人所為也。縱使法屬之印度。進出口貨大增。致富法人。而英人亦由是獲利。法人必惡之。如惡送金之騾。緣其體胖而惡之也。此種議論。均無裨益。所望者法屬每年需經費六兆之多。或有一日國庫有不能支持之勢。雖欲推廣藩屬。如阿司替恩所言。而每增十萬方里。須多費一兆。或能阻止其求藩之念。未可知者也。果有一日法人不欲耗費之心。能勝忌人致富之念。則法屬富而主國亦富。否則無望矣。

俄國預算國用

譯考察各國殷實報 西正月廿三日

本年俄國預算簿。所譯英文。本館讀之。而知俄國度支情形。可於是焉。明之矣。其尋常入款。計一千三百八十八兆二十六萬六千四百九十五羅布。較之上年約多七十八兆七十五萬羅布。其尋常出款。計一千二百八十四兆八十五萬八千八百六十二羅布。比上年加多不下五十三兆七十五萬羅布。由是觀之。尋常入款。較之尋常

出款約多三十三兆五十萬之譜。惟尚有異常出款。不下一百二十九兆羅布。此項以尋常預算簿中。所望盈餘之款。及以庫中所貯餘存之款撥用。即可不必另行籌款。其異常出款。大半為築西伯利亞鐵路之所需也。度支大臣。議論國款甚長。謂國之若俄者。抽納雜稅。比正稅尤為相宜。是以鄉民應納正稅。豁免殊多。而雜稅以關稅為最。近二十年內。頗多加增。所有正稅分三項。一曰田地房產與家產也。二曰工商各業也。三曰存本與流水也。其田產家產稅。共計在四十兆羅布以內。約合英金四兆鎊。而上年所估之數。較多八兆羅布。總計正稅。約在十兆鎊以內。其可收雜稅。不下九十五兆五十萬鎊。約合入款之半。其中酒稅。計一百八十五兆羅布。約合入款四分之一。烟草稅。計二十五兆羅布。糖稅。計四十七兆五十萬羅布。又關稅。計在一百五十九兆七十五萬羅布以內。查入款大分。非得諸稅。實得諸國產。其中鐵路亦算在內。又有小分。作為取自所獲之利者。實則全取自本質也。譬如變賣國產所得之款。及贖取田地所付之款。以及歸還借項之款。顯係本而非利也。幸此項所納數目不多。其出款。如辦理公款。指借所借所需。不下一百六十九兆羅布。兵部所需。不下一百八十四兆二十五萬羅布。郵政。鐵路輪船所需。約二百二十七兆羅布。戶部。不下一百四兆羅布。義學。不過二十一兆五十萬羅布。司法。不過四十二兆羅布。該大臣

復論保護章程之宜行。並引俄國工藝振興。實因稅高。此稅指征洋之故。以譬喻之。夫政府阻止洋貨來路。而振興本國商業。雖自由之商。亦不得議其非。而所振興之商業。能否久持。又當別論。況國中因阻止洋貨。所費是否不比所得之利益尤大。亦在應籌之列。蓋貨之來自外洋者。其價必因之極昂。製造之傳。雖致富。而百姓則多費也。雖然。本館之意。不在論俄之稅則辦法。而在論俄之度支情形也。近十年或十二年內。俄國進步甚多。固無可論。一因天下各處加富。二因前皇度支。辦理得法也。昔俄與土戰。俄國大受其窘。所行節省之法。全行震動。現在久享昇平。已漸復原。其近時度支大臣。既有才能。又與法盟。故俄國建築鐵路。及鼓勵工業。所需之款。不難籌畫。而國債所需之利。自長年五分。已減至四分。然則俄與法盟。固效如影響矣。其效維何。曰。債款大加。而所費仍舊。曰。名望大震。曰。國政勝人之處。非十餘年前所能臆料及者。今竟得之矣。當今俄國。不獨可恃法人之兵力。並能恃法人之錢市。以籌其所需之款。加之戶口驟繁。而鐵路既築。使國中擁擠之處。所多之百姓。得以遷至亞洲無限之俄屬。凡此皆振興之效。固不待言。而度支大臣所盛稱之阻止稅則。曾否有礙振興之效驗。是可論也。或謂俄國現在所收尋常入款。不下一千三百十八兆二十五萬羅布。比之前數年所收該數四分之三。尤為易便。此說誠然。抑知入款

一百三十萬鎊之中。僅七十四兆鎊。或七十五兆鎊。取諸貨稅也。

日本預算國用

譯橫濱日日報 西二月廿四日

日本上議院於本月二十二日十點十分鐘開議預算之國用。總理大臣松芳及內閣大臣數人趨前倡言曰。一千八百七十七年預算之國用。下議院已照允可。呈本議院酌核。余請言其大旨。本年國用計需二百三十九兆元。比之上年約增五十七兆元之多。國用加增。明知汝輩必有與之相涉者。惟此預算之簿。係照第九期議院決定辦法。擬核各項格外加增。以學問及理藩各事。又在北海道及臺灣交涉為最。預算之時。自應謹慎從事。然亦不得將已擬定辦法。率行更改。此次預算簿。與未有軍務之前相比較。加添殊多。而所增各項。大都為陸軍用款。其餘則為借款所需之息。及臺灣所需經費。此皆汝輩所深知。至額外費用。所有辦理鐵路德律風及煙草各事。在在需費。勢必多加。但二三年後。自軍務以來。所有整理各事既畢。其費用每年必可減少一百五十兆元。今預算之簿。大半係政府所擬。下議院詳加考核之後。已允照辦。本議院亦應妥為核奪。遵照所擬允可云云。松芳言畢。議官無甚議論。當將預算之簿。交委員限十五天內查復。所有鐵路及官辦工程各借款。應定付息日期。各草單。及辦理臺灣額外度支草單。均照允可。議畢院散。已十二點二十五分鐘矣。

日本承辦開河合同

譯橫濱日日報 西三月三日

據日本讀賣新報云。法公司之承辦麥河工程者。自一千八百九十三年。來塞伯司伯爵歇業之後。查得所有工人不善經理。因託由東洋移民會社在倫敦友人。招該社承辦開挖工程。其河長四十五英里。有半。分為八段。初由湛美客僱工人萬餘名。而彼於此等工程。均不相宜。美國及中國人。又不善辦理。該法公司。卒以日人為最宜。因招之辦理。夫會社之設。專為招工赴外洋而設。祇以該河工程浩大。天下所注意。當能允如所請。合同訂成之後。可招萬人云云。該社長佐久間。謂該報館某君曰。攀乃麥河工程。不獨為天下所注意。即著名之法人。來塞伯司之事業。亦因此而敗。致使法不知所為。此事果成於日人之手。則日本功業之名。相傳於世。當可與該河同不朽也。查該河道。天氣甚惡。難保不傷工人。惟工程如許之大。從事於此。雖死不悔也。如能與攀乃麥開河公司商議如意。我決計承辦也。社長子之名嘉三郎者。現赴英國遊學。所有應商議各事。即可先行查明也。

俄國新派外務大臣

譯英國溫故報 西二月十五日

外務大臣遺缺。已派摩拉肥合夫補授。而歐人之聞其名者。多不甚喜。謂其手堅辣。

非帶絨手套者可比。伊前曾充駐巴黎及伯林四等公使。此次由駐丹公使升擢。惟其意每嫌德人。昔在丹京時。與丹之親王。皆相契洽。並得丹太妃之垂青。摩君性情頗類前大臣。其事俄皇也。當能盡其忠悃矣。

審斷喀律致死事 續第二十二冊

譯上海字林日報 西二月十一日

以下老胡特復申辯喀妻與笛肯生來往各信及喀妻私取呈繳公堂之信各情太長不譯

老胡特言畢。按察司舉原被律師申辯各詞總結。向陪審官曰。喀妻被告用砒霜謀害其夫一案。應由原告證至的確無疑地步。喀死因兩種毒藥。一砒霜。一虛高奧弗蘭特。至被告律師謂喀律身死。非由醫生證實。祇因服砒霜更無他故。不得定其罪云云。事理不必如此。按照律法。證法有二。一證出喀律身死。確因服毒。蓋單因服毒致死。已足斷此獄矣。二是否因毒致死。須酌核全供。無庸專恃醫生所說。原告但須將剖驗及醫生口供。化學分驗情形。與服毒相符之處。由醫生口中證出。至喀之死。果由服毒與否。應由汝輩裁定。若如被告律師所稱。喀本有疾。安知不因疾致死。即服毒不過加功。不足以證其罪。等語。此非法律意也。今所欲定者。一綜核剖驗及分辯情形。其死與服砒毒相合。二喀妻下砒毒。有謀害之意。三其死因服此等毒。如此三事皆無疑義。汝輩應斷喀妻有罪。如第一第三兩層。汝輩應酌核醫生口供。如第一層。汝輩應閱全供。又剖驗及醫生口供。以核其病情。究與服砒毒相合否。若汝輩以爲不合。則應將喀妻釋放。但以此一層言。各見證口供皆同。即被告佐證之醫生。亦謂其病情與服砒尚無不合。今且姑置第二層。先言第三層。因第二層大半恃醫生口供也。若汝輩於服砒致死。尚有所疑。自必釋放喀妻。若並不疑及。便可回答云。喀妻下毒。確有謀害之意。至講白砒毒死一層。原告已不置辯。因查無白砒可以下毒也。今查喀妻買有法胡樓藥水四兩。而據喀妻言。其夫慣服是藥。因令購取三兩。彼律師乃謂喀律身死。係因每服太多之故。又一說謂喀律係自盡。而據各供。並無此事。若汝輩以爲此說不合。汝輩須思另有一說。謂喀妻侍奉其夫。見其夫常服砒霜。因而無意進之云云。總之下藥之情。究竟如何。則汝輩須將全案情節。自買毒藥時始。至死時止。仔細細釋一過。方能裁定。據我所見。喀妻不認以砒霜毒死其夫。謂遵其夫命。購得砒霜。一次購得後。置牀前桌上。一次購得後。將紙包好。授其夫手。而據就可白所供。此層與喀妻不同。但此兩層。不過瑣細情事。無庸深究。此案兩造皆有支離語。我意汝輩定案時。但看全案大局。不可專想一種情節。因此一種情節。與全案大旨尙遠。無甚關係。又有一事。汝輩亦無須理會。此事云何。則喀妻私取呈繳公堂之信札是也。此事非喀妻所應爲。而竟

出此實屬拙極。但與案情相關極淺。所以不必理會。即照原告律師所說。亦不過云彼膽大妄爲而已。我意喀妻或自惜聲名。故爲此事。至於原告提出此事。何以能證成此案。我卻不解。此所以囑付汝輩不必細究也。我更言笛肯生之信。據老胡特言。喀妻去信已被焚。笛之來信。不過是喀信之回響。喀妻信中所言。我輩不知。即此後亦永無知之之日。喀妻去信。無非形容恩愛。笛肯生回信。亦無非對景生情。雖去信不如回信之狎。但大旨已可知矣。信中所說。頗有不確之處。被告申辯後。原告狀師亦以爲然。故信中所說休書。及收養小孩等情。皆可以當作子虛。我今須指出一事。原告律師所問信中頗有不確。然則何語爲稍確等語。因信中所說。彼於最所親愛之夫。尙有誑語。其餘更何足信。照此情形。彼口供所說。汝輩尤須詳加考察。此數語即原告申辯之意。當不難裁定。我更言哀壽溜克之信。有數層緣由。汝輩可知。哀壽溜克並不在橫濱。如哀壽溜克第一書。其書法故作詭異。使真哀壽溜克所作。必不肯如此。凡故作詭異筆迹者。皆惟恐人知耳。彼惟假冒哀名。故恐書法不詭異。其筆迹必爲人看破也。且其信云。我必須見汝。何以汝收到兩次名片。全無消息。云云。按此間外國女人極少。如有面生可疑之人。自十月十號來。淹留至十一月十一號。決不能全無痕迹。且彼既知喀律。何以不能尋見。

何以不將自己住址言明。何以必將回信送入書信館。即其不將住址言明。足見情事可疑。蓋言明則喀律可以往看。必露出破綻矣。然則果屬真哀。必當言明住址。其不言者。必假冒之哀也。此一節事。全屬狡計。所以汝輩不可拘泥。凡信中認罪之語。未必全係真話。此案情節甚多。此信即果出喀妻。亦不過千百端中之一端而已。必詳核全案情節。方能判斷。何必泥此一事也。我更言謀害起意一層。法律並不著重起意二字。汝輩如果能查出起意之由。即可照此斷定。若不能查出。照律原可不必也。凡人犯一重案。人必問其所以然。如汝輩回答犯案之故。未有十成證據。自應疑惑。以爲無此事。但如此案。照法律情節已明。不必深究其起意矣。我前此已將疑心一層。示知汝輩。此案若有幾層確鑿可據。汝輩細思之後。實無罅漏。即應斷以有罪。但不能有一點疑心。亦不能憑空揣度。必須照口供定見。如汝輩有實在之見。無有理之疑。自應放大膽氣。定其有罪。若有有理之疑。即應以無罪斷之。於是陪審官十二人。至密室商酌。出即對問官斷稱有罪。問官即傳喀妻示曰。已定汝絞罪矣。其後駐日公使。又減定爲監禁終身。並作苦工云。

此稿已完

路透電音

英軍將佔據甘第亞。法據雪希亞。及貝乃勞格。俄據雷鐵木。德據蘇達海灣。及甘

尼亞西三月二十日○土國鐵甲六艘及魚雷船二艘已由土京開赴達凸納爾司此舉
 衆咸詫異緣該船能否行海無險尙屬難料○德國添造新快船之單政府雖竭力言之其議院不從西三月廿三日○各報館及百姓雖多物議聞希國情願由革雷得
 撤兵但求給予體面稍爲讓希譬如撤退土軍之類西三月廿三日○希國出師後儘招
 壯能百姓保守城池○許公判斷條約美國人所擬更正之處實棄約之大旨並
 廢約之本意而美已議採納更正之處西三月廿四日○聞德國不允派兵赴革聲稱除
 非各國將革封禁德國將不與各國協辦西三月廿五日○禿客忒在小亞西亞之薩之
 里地方之阿米尼亞人被戕百名各國安巴薩多爾見十冊照會土國政府並深責
 之西三月廿六日○希國復照會各國謂革事各國辦法希不能從並謂將來事端應惟
 各國是問○希國輪船及帆船各一艘載有軍械義團爲奧國某快船所獲西三月
 廿七日
 雜電
 駐滬日國總領事佑里阿替接小呂宋官電承抄送本館茲照錄左○阿麥司在
 肥忒已克復國旗於下午三點鐘懸掛禮拜堂塔頂開肥忒肥雀被焚此勝頗關
 省內緊要詳信續陳西三月廿五日

俄文報譯

大興劉崇惠譯

中國東方鐵路籌辦集股

譯恰克圖報西十一月廿一日

中國東方鐵路公司章程已由俄派員議定惟中國境內由黑龍江西某處至吉林
 東某處鐵路如何籌修及俄廷由雜拜噶爾斯克註見二十二冊此省爲東北界黑龍江之
 東界阿穆爾省及滿洲南界滿洲及外蒙古與烏蘇里南省擬修支路如何與中國東方
 恰克圖即在此省之南陸路通商要口也
 鐵路接連均須集股辦理茲照俄歷去年八月廿七日中朝與中俄銀行約定章程招
 集公司曰中國東方鐵路公司統由中俄銀行職司其事專許中俄之人入股辦事
 並照定章自中國東方鐵路全路開車日起八十年內統歸該公司管轄期滿歸華

俄皇查戶論

譯恰克圖報西十一月廿五日

蓋維安邦之道首在安民治國之方必先治內本國自開疆拓土以來戶口日衆生
 齒日繁則編造民版實裨國是也查造冊一事要合天下臣民隸俄版圖者一律編
 入毋令一夫遺漏始爲詳盡而編戶之法宜將各省府縣城鄉及年貌丁口貧富種
 類職業教門等一一詳註冊內著該管大小官員尅期開辦取具履歷親供核明戶
 口統限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一律造齊呈送夫查戶爲當今急務
 所有招來入籍之戶具有天良胥知嚮義自能任此微勞即俄國人民於其身家事

業冊內應註各節亦能各具實供詳盡周全臻於美善贊成斯舉也著內閣大臣通飭遵辦將此諭令知之

紀俄兵船羅西亞擱淺事

譯俄星期報西十一月十七

俄兵船羅西亞即俄羅斯轉音擱淺後並無後聞忽克鑾石達得砲臺名見廿一冊報海口威師特尼科報論此事信疑參半查羅西亞之由森彼得堡西十月廿五日入水時西南風雖大而不猛該報反謂船被風蕩逆送至岸惟風自西南來海流東北行如謂船被風蕩至岸其必向北不向南可知而船實未至岸也據該海口人僉稱管駕官德莫羅福君及測量官水師三等將瓦賀亭君未悉沙綫處所且於駕駛工夫不甚純熟致船擱淺按德君前充那黑抹福練船武官長繼調雜必亞克二等練船祇閱二年擢為森彼得堡京水師營務處襄辦查俄國水師提督如德爾託福君伯仲可謂加人一等矣蓋一在噶依達馬克巡船環游地球六年一在阿司喀爾德巡船環游地球五年厥後授巡船統帶今俄之巨艦如羅西亞及琉璃河兩船均以歷任水師營務處人員派充管駕實為向來所無現航海諸公查明該船失利之由因於六丈水深處放纜四十丈許故纜皆泥淖不清不能寄棹至該船拋錨地方本應在英船停泊地方之外不謂該船停泊之地即向來喫水極深之船從未停泊該船擱淺已逾星期三周現今挑

濬沙泥船始可起惟需費甚鉅即船起之後傷損必多輪機受傷尤甚必須進塢修理最可惜者也夫俄船受傷之故僉謂近十年來俄水師改用新法未能得力所致自定巡洋年限章程後水師乏人幹練之才藝能之士類多舊勞於外雖報銷之數加多師船之造日廣時或並無一人出而駕駛雖多亦奚以為於以歎水師將才誠不可多得已按近聞電音來華謂船已出淺毫不損傷果爾是該船不幸中之大幸也

俄國頭等學堂畢業需費數目

譯俄星期報西十一月十七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森彼得堡大學堂學生畢業每人需費九百三十盧布哈爾潤伏大學堂每人需費一千九百二十八盧布莫斯科大學堂每人需費一千四百四十二盧布溝渠河道工師學堂每人需費二千六百三十四盧布礦師學堂每人需費三千七百六十七盧布軍醫學堂每人需費四千三百十五盧布森彼得堡經史學堂每人需費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四盧布按每盧布當中國庫平銀五錢零

東文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論黑龍江省將來大局續第二十二冊

譯東邦學會錄

又於在本處製造火柴家士窩羅福販賣俄油之林多我廉商會製造羅紗供給因徒衣服之幼肯是基等免除其應納之公司稅又於布拉郭悅式庫斯克法國照像業

家得路兒路給與土地而不取其價。是皆開保護興業家之端緒者矣。吾極冀將來益擴張此事業也。此地勞工甚寡。且頻年鐵路工事方急。故勞工等多從事於此。隨即移住此地之人。為該工事所奪去。已不復慙遣一人焉。夫勞工之與工業。必相待而不可離者也。今則乏人如此。故邇來招致中日韓各國工人。以服諸種之勞者。日盛一日。然猶覺未足。謂宜勸獎本國住工業盛大之地者。而移住於此。以致其力。是為至要也。今夫西伯利亞鐵路貫通此荒野之日。即歐亞縮短其地之時矣。則東方亞洲。外國來此貿易。應改局面。而與之最有關繫者。為中國貿易。何則。以中國多銷工業製造品也。且近時彼我交通之便。大開船行松花江。亦已無呵禁。然東方貿易不獨中國。則宜興航海公司輪船。定期開行中日韓三國。以便來往交通。又創興商務代辦分司於各國埠頭。以慧眼視商情。使買主無遺憾。是為切要也。昔年曾嚴禁中日兩國幣。以及洋銀。輸進俄境。自今以往。即宜撤此陋制。出入自由。以便彼我貿易商務。惟現有設海關於黑龍州。議廢今日關不征稅之制。則不得不請政府慎思其利害也。蓋此議始興。在千八百九十二年。當時在本州軍務知事之任。男爵哥羅付將軍。痛論時勢。未可為。謂賦課關稅之極不利。內閣會商。遂止此議矣。然當一旦鐵路貫通之日。則該地形勢。亦必一變無疑。故大藏省以千八百九十四年五月請

上諭。以該省顧問博士也保榮為總辦。遣往東方。以稽查宜設海關之地。與東方財務之樞部。及其復命。政府乃選定委員。更審查討議其事。竊謂欲使此地一帶。與本國一律設置稅關。以行畫一之制。固為經世之本務。誰抱疑義於其間哉。況又有勅諭乎。然宜於何時設置海關乎。宜據何等方法。以廢關無征稅之制乎。是所宜猛省也。以吾觀是處現在情形。欲本國稅關之制。倉皇急施於此地。恐未見其可也。何則。黑龍州今日各種事物。方開端緒耳。故社會萬事萬物。無或暫時靜止。日進之勢。頓改舊觀。前程茫茫。未可驟測。如黑龍江畔移民。亦年年增多戶口。且該江畔屬中國疆土。採金鑛業。近時大有進境。故其地已成一都會。往時寂寥無人之境。今則為佳好市場。他年鐵路貫通。則足以為外國貿易市場者。必所在崛興焉。是監察國境之守亦更易也。現政府雖論促可薩克民族移住於此處。將來必有編制可薩克艦隊於黑龍江之時。若至此時。則日後制度宜變更者。亦甚多矣。現時之趨勢。已如是。故設置稅關。而期其完善。決非眼前之急務也。然則緩其設置之期。以待大鐵路完成。不亦可乎。現自尼額拉即務斯克。在黑龍江北。舊名廟爾。及務拉的倭斯託克所輸進之酒類。火柴。煙。石油。及糖等。咸抽關稅。棉茶亦然。何嘗倣效歐洲。而設完善之關哉。若一旦鐵路完成。亦未見宜速設稅關之要。縱令緩其設置。亦未為遲也。吾前既言沿海

北部人煙稀薄。道路險惡。外國輸進貨物者實寡。唯有茶耳。其數一年約一萬四千箱。而搬送之者。全賴商隊也。此些少之茶。不抽稅而過關。亦未必有害。以其無稅入關。卻有興盛交通之利。又足使該地方勞工得其工銀也。故若速立抽稅之法。而增入國庫。則於一方又有所失也。如薩加連島即庫頁島亦未宜以設置稅關為要也。何則。此地本移徙囚徒。而為殖民之計。則其地情形。及土民性質。並行政財務等。殆別有天地矣。其他如境土嶮峻之處。亦都類是。現如中俄境上。兩國人民來往。或採樵。或放牧。以交換有無。若一旦立關以禁制之。則奈其遷徙何。或至境上無人。亦未可知也。故鐵路未完成。則未可更改稅關之制。唯於一二既盛之埠港。備立制度。以警戒監察其境上。是為扼要耳。抑此論所關繫。極為廣大。更有事關繫於中國者。三曰。向滿洲輸出貨物無稅。曰。通恰克圖之道路。曰。中俄條約所定之境上貿易無稅等件。皆是也。夫越我俄境。輸出貨物於滿洲內地。而不抽稅。本屬可喜。何則。貿易興盛。則使該地人民益眾。原非眇少。而尤以航業鐵路為最。若設稅關於此地。則妨礙貿易。必不利於此地也。不止不宜設置稅關。宜更立保護之法。如設立棧房於輸出貨物之要衝。以便於藏貨。是已。蒙古通路。本為茶商貿易之要路。來往必經由是處。此路非一朝夕而成。積年之効。始得此矣。則又為施行威信於蒙古之一要路也。若設稅關。以致茶業衰微。固吾人所不取也。中俄境上貿易。非復昔年之比。而今也。中俄訂約條款。人民違背。亦甚多矣。近年以來。滿人侵境。惡疫流行。為吾人之害不少。故於境上。宜嚴守備。如南部烏蘇哩地方。中人往來耕牧。如是不已。則不可不沮遏之也。夫中國商人在我俄境。頗多放肆。我國法令。蔑視不從。是正似享受特權者。中國政府。亦不重視此地通商條約。住境上之民。不以實行該條約為利害之要。至其甚者。則正似未嘗有該條約之定章。苟如是。則越境出五十里之外。而深入內地。不以為怪也。然則宜速即改訂中俄條約。以明彼我財務之交涉。並定國際之章程為要耳。由是觀之。大鐵路之貫通。與稅關之設置。使黑龍州財務。錯綜繁盛矣。意者百般事物。亦將大變也。故政府須常致意於財務之間。慧眼視其實情。斟酌事態之變遷。以處置於其間。是為至要也。若夫中日韓諸國之形勢。尤宜夙夜注目。莫失其機。勇敢果斷。以期不乖政策耳。苟欲服膺此等要款。而舉其實效。須設一大公署。而為之處辦。然後銳意專心。經營慘澹。可以大成我東方之經綸也。

幣制論 續第二十一冊

譯東京日日報 西二月廿三日

或曰。今日諸國現行金幣本位制。而不堪其多弊。乃相與講救濟之道。遂有宜行金銀兩本位制說。然則我日本須存今日之銀本位制。以為異日行兩本位制之地。若

其不然。則今日當斷行兩本位制。而制日後之先矣。雖其論非不可行。而究不能指示諸國何時同行兩本位制。是此論動輒與實際差異也。要之。今日之關繫。不須區區商量金銀幣之利害孰在。若能統一字內幣制。使其歸一。則天下必無復生紛紜也。吾人贊成更革幣制之議。蓋爲此耳。若夫雷同附和。勦助政治家一時之策。苟且姑息。欲論斷此大事。豈吾人之事哉。

未更革幣制之前。須先稽查要務。其目有四。曰宜先設稽查幣制委員。曰宜開國際交涉。曰宜整理公債。曰宜稽金銀價之差異不定。查此四者。所以慎重其施設也。請申論之。曰宜設稽查幣制委員。固無論已。初伊藤爲相時。嘗欲深考幣制。在明治二十六年。以勅令第百十三號。始置稽查幣制會。招集農工商業家。銀行家。政治家。學人。並在事官吏等。稽查審議。開大會七次。開委員會四十一。次。閱時二十二。月至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具報其顛末焉。當時咸不知宜更幣制之要。惟論異日宜行金本位制耳。故以爲宜更幣制者。有一人焉。以爲宜行兩本位制者。有數人焉。忖當時之大勢。咸以爲未可知也。邇來既閱廿餘月。世情有所變遷。而其情形宜稽查者。亦雜然有所加增。於是乃知須設該會之要。若其聯合之法。職掌之權。不必蹈襲前例也。松方內閣。本有好看納人言之稱。則似宜諮問農工商會之議。並宜速開設稽查幣

制會。夫更改官制。雖在小事。而猶設稽查政務會。況是爲絕大關繫。其輕重大小。不較昭然乎。苟松方內閣。眞重視國民志意。而不敢苟且以治國務。則宜速設此會。使委員稽查審議焉。曰開交涉於各國。亦爲急務。而其目有二。曰交涉東洋諸國也。曰交涉歐美諸國也。夫日本欲獨立金幣本位制。而東洋諸國。不同出此途。則雖更改制度。恐得利甚小。在東洋則日本與中國貿易交通之利害。最爲關繫。其他朝鮮南洋印度。及海峽殖民地等。亦與我國利益相關。今若驟更我國幣制。是睽隔此等諸地。而立異制也。一旦失我利益所在之地。而欲扶殖新制於將來。蓋亦頗難也。故今欲更革幣制。則宜糾合東洋諸國。以結幣制同盟。庶可使諸國之幣制。不難與我相同也。是雖非容易之事。然非爲此。則日後將不堪其弊。況諸國旦夕間。亦必可至此境地也。則於今日指示獎勵。使變遷於至善。豈非當然之務乎。吾故曰。欲更我國幣制。則須先告東洋諸國。宜採用金幣本制。而與我同其幣制之原由。是誠幣制之一進境也。若夫交涉歐美諸國。甚易耳。何則。幣制之當出於畫一。固彼都人士所夙稱。其幣制同盟之興。蓋爲此也。我進而加訂此盟。持是以問歐美諸國之欲改幣制者。亦當羣謂爲然也。況異日列國。必有此議。則我吐露所見。實亦不難。若夫袖手觀望。任他人所爲。必將受制於他國。豈我所敢忍爲哉。曰宜整理公債。是爲更革幣制前

之要務。何則。今若更革幣制。以爲金幣本位。則金幣資本。流進於我國無疑矣。而我國公債。亦必上外國市場。多入外人之手。我國公債。利息甚重。在諸國中。未有倫比。外貨之入。雖似可喜。而需納昂貴利息。實不合算。是宜於既發之諸公債。設整理之法。而立節制之道矣。將來欲募集公債。則宜大減利率。以保國家之利。是爲切要也。今試觀諸國公債。利息。如中國現募集公債於中俄銀行。其利息四分。如土耳其及加拿大。亦能募集公債。其利息三分半。則我國豈有出五分重息。而求資本於外人之理哉。且夫募集公債。重其利息。則易於募集。而難於清償。況重息之公債。多歸外人之手。則開國家交涉之費。所在必多。豈可不慎哉。曰。稽查金銀價之差異變動。亦爲至要。在千八百七十三年。倫敦市場。金銀比例率。以金一。比銀十五。奇零六七。及德國採金本位制。則比例率變爲金一銀十六以上。明年羅馬同盟國。除補助幣外。禁鑄銀幣。及千八百七十五年。和蘭國採金幣本位制。金價又高騰。千八百七十八年。羅馬同盟國。廢鑄銀幣。明年奧國亦廢自由鑄銀之制。於是金銀比例率。又一變。定價爲金一銀十八以上。及千八百八十九年。爲金一銀二十二。奇零二。及千八百九十年。美國發行購銀條例。復降爲金一銀十九。奇零七。六。千八百九十三年。印度廢鑄銀幣。美國廢購銀條例。俄國亦禁自由鑄銀。並禁輸進銀幣。於是乎比例率

又一變。爲金一銀三十四以上。邇來雖昇降無常。約在金一銀三十一。二之間。有此等變異。皆國際之關繫。因而上下。其比例率矣。故今宇內。財務家。憂金銀比例率。有大差異。多方挽回。冀異日得立救濟之策。列國協商。則金銀之差。應不如今日也。今夫欲定國家大事。漫據計數表所列之舊說。與外國所嘗試驗者。以定所舉措。甚矣。其不慎重也。況欲更革幣制。直採變動無常之時價。以定比例之率。豈非無謀之極乎。比聞政府。按今日之時價。金一銀三十一。將定比例率。爲金一銀三十二。非倒行逆施而何也。何則是直欲使值百九十二三圓之金。頓增爲值二百圓也。使本位幣無其真價也。是豈幣制之本原。規則哉。苟如此。則自今以往。我國財務家。商家等。每有金銀出入。卽一喜一憂。遂至如千八百七十七年。德國上下蒙難。困於財務之例。亦未可知焉。嗚呼。今日之急。在詆斥杜撰架空之論。而施設合宜之方。夫金銀比價之變動。本有出於自然者。又有由於人爲者。則宜研究二者之顯象。考內外之情勢。以定其比例率矣。

此等四事。實更革幣制。必講究之要旨。俗吏庸流。不解事體輕重。又不知時務緩急。徒立架空之妄論。謂更革幣制爲易事。亦不思之甚也。若不慎重於今日。而輕舉妄作。則我國將蒙所生於金本位制各種之弊。而失所生於銀本位制各種之利。則舉

國財務紊矣。豈不岌岌乎危哉。

日本議察中國蠶業

譯日本報 西三月初八日

地球蠶業之最盛爲日本。及意法與中國。以日本視意法。可以凌駕其上。而至中國。則未知其優劣何在也。中國繭絲。質本佳美。意法諸國。輸進中國蠶種。謀改好其蠶業。我國亦仿之。輸進中國蠶種。似甚有益。然往時或嘗爲此。而其效不甚著。意彼所得。乃性質稍異者耳。或曰。宜簡派老於蠶業者。游歷中國。考察其飼育蠶子法。並收繭製絲法。農商務省。亦有意焉。則簡派探員來華。亦應不在遠也。

廈門創設輪船公司

譯日本報 西二月廿七日

日本駐廈門領事。具報於外務省曰。廈門地勢。最便行船。來往交通。夙爲臺灣及南洋諸島之門戶。各種勞工等。由此埠頭。出而航海者。年約八九萬人。往日曾經具報。此地當漳州泉州兩府之港口。故往來亦繁。如石碼同安海澄等地。近者在六七里。遠者亦十二三里。篷船每日進口。有十八九艘。所載客數。約四五百人。故本地貨產家等。相與謀畫。欲興創輪船公司。以便行旅。畫策已五六年。頃得福州總督准辦。始興輪船公司。而開行石碼同安等。且將漸及沿海各地云。

法名士論列國史事

譯地球雜誌 西二月初一日

窩羅的兒云。當千七百四十八年。歐洲剖分爲二。一爲匈牙利。英俄和蘭。德國中之一部。及薩爾的尼亞。亦作撒丁意。大利西大島。本意國列邦之一。一當時意國尚未一統。故以撒島著稱。西班牙。瑞典。昔昔利。意國進南大島。等。當時亦分一部。相率抗衡焉。然至五十六年。歐洲權力平衡。俄亂其成算。普與英親。奧與法親。歐洲中原形勢。由是一變。此中原委。說者紛紛。有華硯洞者。頃著書以明叙其事。畧曰。歐洲權力平衡之一變。其肇端實在千七百五十五年。英法兩國。有爭美洲歐亥歐河地之事。所見不相合。遂生葛藤。當時英國輿情。疾視法人所爲。頗甚憤激。英相爾無卡多士。不知策之所出。束手茫然。當是之時。英王若爾治第二。兼爲德國亞諾威爾。即漢諾威日。爾曼列邦之一。公爵。謂若開戰於法。則法與普合。必襲擊亞諾威爾。英王懼焉。多方籌策。欲亞諾威爾。免罹其厄。乃私通款於和蘭奧國。俄國等之舊盟邦。欲以講相扶持之計。然當時和蘭情形。不能任戰事。奧國亦不欲爲彼亞諾威爾之故而啟釁端。英法交際。岌岌有累卵之危。豈料有普魯士王。倉皇聯好於英國哉。普王爲此舉。蓋有所爲也。初英國欲援助亞諾威爾。法國則欲攻擊之。而請假一臂於普王。普王本有雄志。即得一亞諾威爾。猶以爲未足。意欲擾亂地球之大局。改造歐洲之天地。而後爲普國之利。於是告法國政府。謂法國宜侵比利時。普襲伯磊門。以倡歐洲之大亂。法國政府。躊躇遂巡。久不能答。普王不能自禁。翻

然通款於英國。乘母倫師威克家。議婚於英國皇室之機。有間可說。經四閱月後。乃訂結白院條約。當是之時。奧國女王馬里亞的兒麗。抱恢復是爾之志。先是千七百四十七年。宰相鄔烏尼止。欲訂奧法二國之同盟。以抗普國。而不為朝廷所許可。久之出為駐法國公使。頻周旋於兩國之間。及千七百五十三年。召還本國。任內閣首相。以士打賢俾羅士。本與己意見相同。遂使為駐法公使。以承其乏。兼續其政策。竊待時機之到。迨至英法不相善。普國與法相背。手舞足蹈。相與慶喜。乃決斷與英國絕。而聯結法國矣。嗚呼。是歐洲之形勢。所以一變於千七百五十六年也。

法國總統躊躇往俄

譯國民報西三月十三日

法總統擬往俄京。答俄皇游法之禮。然俄國待遇之法。未知何如。或曰。彼總統也。宜用待帝王之禮。或曰。宜以上國賓禮遇之。殆居二者之間矣。聚訟不決。總統以是介意。自謂行則甚易。奈招屈辱國家之譏何。若終不往。則奈將失國禮何。總統進退維谷。然未知其將出於何途也。俄國外務大臣摩拉肥合夫。曩奉俄皇之命。至法與法總統密議移刻。歐洲列國之外交政治家。新報訪事人等。聳耳動目。欲知其使命之故。頗有揣摩之見矣。或曰。法總統與俄大臣。兩人所議。亦係欲定待遇之禮法如何也。

論美國新任國務卿

譯國民報西三月十一日

日本駐美國公使來函云。美國以元老院議員容沙監氏。新任國務卿。氏以千八百二十三年五月初十日。生於歐亥歐省。亦作倭海阿在華盛頓之西。蘭加斯得爾府。研修律學。為律師。千八百五十五年。州民選舉為代議院議員。入共和黨。至千八百六十一年。為元老院議員。及千八百七十七年。希我士氏為總統。承乏於大藏卿。復與兌換金銀制度。巧操財政之術。任滿。再為元老院議員。在院為外務委員長。以至今日。泰晤士報訪事員。評論氏云。其外交之術。未必一定不變。氏上年十二月。在外務委員長之任。贊助他靡龍。承認古巴獨立之議。具報於元老院。未及一月。忽變其說。言不宜干涉古巴之議。足見美國新內閣外交。以溫和為宗旨。氏既老矣。不若阿兒尼氏。前國秉務卿。英邁勇決之資。機牙肆應。然則國務省亦未必為樞機之所由出也。

論土耳其情形

譯東京日日報西三月十八日

歐洲列國。逼土耳其。更改弊政。而土耳其政府。頑冥不動。列國合議。未出一途。蓋各邦利害不同。遂致此也。聞歐洲六強國公使。約一箇禮拜。二次或三次。開會集議。援以為例。然其所議。極為秘密。雖書記官不准預列場中。故外間不知其合議何事也。今驟有所聞。持論頗確。云此乃使臣會議之要意。蓋謂土皇若不從列國公使所呈

土皇更改之案。而懈怠行事。則列國宜別有處置之法也。然列國利害互異。故合約未能出於一途。即英法俄三國。於罷斯福爾黑海水經此入地中海。土京君士但丁大泰飛橋即在於此。海峽要區。亦各存意見矣。罷斯福爾海峽。實為土國之關門也。列國合約。未全立妥。而列國以為已成。乃欲逼土國使納其更改之案。是為列邦會議土事之現在情形也。各國使臣。欲得土皇回音。待之頗久。乃土皇又另起別種更改案稿。諮之於列國公使。公使等即斥之。且逼以實行更改之事。其為更改故。所需糜費。列國將假與之。意者土皇能從此議。則土國面目。且將一變。而財政亦漸收其效也。土國內知此議之善者。亦不為寡。然土皇左右之臣。為其不便於己。故每沮止焉。列國公使等。亦頗費苦心。欲革退此等細人。今則既得其方。且將見諸實事也。

革雷得交涉情形

譯國民雜誌西二月十三日

當千八百二十一年。希臘不堪其本國土耳其之虐政。與兵獨立。與土國相鬪者累年。遂得假援於英法俄。至二十七年。即成其志。以脫土耳其之羈勒矣。邇來國運勃興。雄心奮發。竊有窺伺革雷得島之意。當千八百五十九年。及六十六年。該島作亂。乃私贈兵器槍彈。而援助之。客歲五月。該島又亂。乃又贈兵器槍彈。募義勇軍。而應援。然恐有列國環視。不易成其宿志。乃姑收其羽翼。而藉作爪牙。以待機會之至。遂致有此等之事。或曰。希臘之援助革雷得。蓋由其言語宗教相同。又有鑑於己國不堪土耳其之虐政。而獨立也。又豈有他意哉。嗚呼。此不通事理之言也。蓋希臘本熟察該島往事。而又留心於今日之事。知其人民或有欲獨立者。或冀與希臘合而為一者。於是希臘之素志。不能自己。自謂機會在於此時。即擲其國帑。死其兵士。亦將必成其志也。然欲以革雷得入希臘。本非革希兩者所能為。而全繫在歐洲列國之意如何也。

俄國本期握歐亞二洲之霸權。而特自尊大。拮据經營。惟日不足。其一舉一動。殆有不可端倪焉。如其親德而結法。以使彼所謂三國同盟。無能為力。又助中國而威逼日本。實出於欲遂其雄志也。然自謂國是既定。而實行此舉。一宜在土耳其。而一宜在朝鮮也。土耳其之擾亂。實為可乘之機。而利用其因循姑息。臨之以恩威。收之為自己藥籠中物。則歐洲之霸權。成於此也。若夫土耳其之事。其社稷存亡。亦似繫在俄國。昔俄國稱為庇護希臘教徒。起無名之師。為英法所抑沮。纒結和局。然今也則不唯不保護亞兒米尼亞人。而且任其虐殺矣。在俄人凡便於成其志者。則必助長其勢也。然則革雷得島之事。亦可知也。俄國其喜以該島入希臘乎。夫希臘者。本與俄皇有血親之誼。使希臘得革雷得島。則希臘必為俄羽翼。為地中海之守也。無疑。

然則俄國以此等之事為好機會。而以得一友邦於希臘為念也。昭昭明矣。夫俄與德奧諸國合約。擬排英而援土耳其。將使希臘不得成其志。豈俄之本志哉。德國近時。大變其外交政策。自卡波里未為相時。以至今日之可慳羅移。蓋大變俾斯麥為相時之政策也。俾斯麥執政三十餘年。以親俄斥法為政策。今日則忽棄此政策。一時銳意。以排俄親英為政策。見英無答應之意。又忽棄去而通款於俄。以附其尾。於是有所干涉遼東之事。然則今次革雷得之事。亦可以如俄意。奧法之意。亦不甚相遠。唯意國可以援英。然如此之事。畢竟為英俄相齟齬之機會。俄人若欲乘革雷得之擾亂。并合之於希臘。則英國必出而沮之。沮之而不聽。則將以干戈相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論植物拉美草

譯東京日日報西三月十一日

拉美草本生於歐洲。故大久保公游歐洲時。攜歸而置諸國中。此草為苧麻之屬。纖維強韌。而有光澤。栽培之法。亦甚簡易。雖原野不毛之地。亦能繁殖。又不畏寒熱。宿根生芽。一年能收穫二次。可織以成布。足為夏時之服。一反之地面。反即日本田可地廣狹之名以樹三千株。而獲利則至五十圓。榎本農商務大臣。夙嘗致意於此。而近時織布公司等。漸知其多利。故三田種殖所。已願該種於國中之篤志種殖者云。

釋紐約講學報富人輕財重學

青浦朱開第來稿

去冬有論衡報者。臚舉美國近今三十六年中。助金爭設藏書樓事。仰彼高風。富室高資。得無聞而興起歟。用特錄於左。紐約藏書樓。一為阿史得氏。有名若望加寡白者。助四十萬圓。美國金錢每圓現值規元一兩四五錢又惟良者。助五十五萬圓。又一若望加寡白者。助七十萬圓。積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本息共得二百十萬五千八百七十一圓八角七分。二為倫諾格司氏。名鈴姆司者。一千八百八十年去世。計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先後十年之間。共助七十三萬五千圓。又助今古圖書名人畫刻。又地基十所。以供建設書樓之用。其款息固豐。而地基為最。三為跌而躡氏。所助已不止二百萬圓。又允續助若干。湊足二百二十二萬五千圓。雪加閣藏書樓。一為若望克來拉遺囑所建。即以其名名之。若望預囑書樓應用若干。隨時支給。現已支去一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三十一圓。據此遺囑項下。尚餘八十六萬三千六十圓。二為紐備來氏。名渥得者所建。其遺產值五百萬圓。囑以其半助之。必此盤罷客內奇書樓。即客內奇所建。正屋值八十萬圓。餘屋值三十萬圓。又助一百萬圓。存款生息。又建藝院。書名博物院。共值二百十萬圓。前數年又建義塾數區。書樓若干。又捐助音樂藝術實學諸像等。博物院。共值二百十萬圓。前數年又建義塾數區。書樓若干。又捐助音樂藝術實學諸肄業所。共四百萬圓。其款之鉅者。計在阿來近南捐三十萬圓。化姆斯參特捐四十萬圓。餘則分捐於勃拉鐸克等六七邑。鮑爾的貌藏書樓。一為意諾克潑辣忒所建。一千八百八

十二年捐金二十五萬圓。又捐八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圓三角三分。作為存項。訂明每年付經理人息金五萬圓。其經理諸人。先由潑辣忒選充。後有出缺者。許由眾經理人議補。二為喬注比抱代所建。附於比所立之書院中。共捐一百二十四萬圓。然又設有藝院樂院等。皆仰給於此項息金。所助實數。疑不止此。費拉代而費。阿進士勒虛。以遺產建設書樓會。共助一百六萬圓。勞竭斯得累。腦辭。建累腦辭書樓。所捐房屋基地。約值六十萬圓。克來物蘭特。僚那特。開四。設開四書樓。初在政府立案。願捐一萬圓。又續捐二萬五千圓。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又捐房屋基地。時值止三十萬圓。今值五十餘萬圓。故已不下六十萬圓。明南波利司。藏書樓。其經費大半出於公捐。初建樓屋費三十六萬圓。內有十二邑人私助六萬一千圓。且與本邑愛登元書院訂明。通用經費。九十九年查書院公產。現值二十萬圓。係進士葛皮史本搜。於一千八百六十年。遺囑捐助。當年產值。遠遜於今。綜計歲入息金八千圓左右。加以邑中公捐。今年共有五萬四千圓。腦坦潑東馬司。藏書樓。初士師福勃司。遺囑捐金二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圓。繼起者亦不乏人。其市房基地。今值十二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圓。無利之產。值一千三百五十圓。又有存項。今計三十五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圓。初無如此之鉅也。澄令思東。近有人以遺產建藏書樓於大書院之中。計值六十餘萬圓。樓屋格式。擬仿英國通行之大書院。告成後。可稱彼都極美備之書樓。

富國策卷二

通正齋生譯述

用財

總論

盈天下皆生財之人。即盈天下皆用財之人。而盈天下用財之人。不必皆生財之人。其生財用財之差等。亦正難言矣。同一工也。工價何以有低昂。同一商也。利息何以有厚薄。同一農也。田租之多寡。何以隨時隨地而不同。非綜攬前規。得其實據。不能貫天下消息盈虛之理。而曲劑其平。夫用財之道。無他。均而已矣。分而已矣。分之云者。必人之分定。人乃得各保其產業。產業可以保。而後財用可以分。西律雖多。大半為保業保商而設。即分財富國之原也。然律例有因時而異者。如英人昔販黑奴。今禁黑奴是也。有因地而異者。如英國田產。皆歸宗子。法國田產。諸子均分。歐洲田產。屬於民。印度田產。屬於國。是也。是故生財之道。天定之。用財之道。則人定之。蓋未成之財。天生材物。濟以人功。美惡精粗。畧隨原質。人不能違天也。已成之財。法由人立。寬嚴緩急。家國之興衰繫焉。天亦不能違人也。故分財保富之道。莫妙於聽民自便。所謂太上任之者。惟英國準今酌古。毅然舉行。此外東西兩洋。大小諸國。則各有相沿舊制。以束縛馳驟其民。收利之多寡。既殊。受弊之淺深。亦異。非博考而詳說之。

未易知其究竟也。至均財一說，固天下之美名，然持此義者多矣，而古往今來聞其語，未見其人者，非分則決不能均耳。蓋財之不均，由於人有私產，私產愈多，國家愈富，而民間之貧富，愈不能均。此天下古今之常理也。誠使英國勃然發憤，徧籍民間之財產，按戶口而均分之，吾知不及數年，仍歸於貧富懸殊而後已。蓋人之聰明材力，各各不同，其強而明者，業廣於精勤，其愚而柔者，家傾於怠逸。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昔者英人溫氏，嘗勸均富之說矣，其法令若干家，聯為一氣，通力合作，扶持友助，如一家人，計利均分，更無厚薄，然不合而強合之，恐其弊有更甚於未合者。又安得人人如溫氏者而均之也。法人傅氏，變通其意，以二十人為一邑，每邑受地方九里，制為恒產，世世相傳，或勞心，或勞力，或供資本，如合股經商者然，所有財物，無分老弱，各給以衣食之需，其餘利則由邑長與邑人公議，區為三等，以酬出資出力之人，同力而作，異室而居，各竭辛勞，各知樽節，此與英國濟貧之法畧同。然斯人生計所關，邑長豈能干預，既分三等，必肇爭端，數年後生齒漸蕃，地力何以自給，是均財之法，終不可行，而貧富之不均，亦有國者之大患也。故富國策則以分財為均富之法，使各保其私產，即可以分濟貧人，則取為我者，不得謂其迂，主兼愛者，不得譏其忍，維持補救，以人力濟天事之窮，而國計民生，交資其益，其所秉者，尤公，所全者，尤大，所見者，尤遠也。

角逐

分財之道，所謂太上任之者無他焉，則角逐是已。夫角逐之義，事近分爭，而富國策取之，轉自詡為良法美意者何哉？此其中有至理焉，不可以不辨。夫欲分天下之財者，必先知利之所由生，財之所從出，地利也，人功也，資本也，三也，而實一也。當生利之初，已具分財之義，而分財之義，不過適持生利之平，非移也，非奪也，無太過，無不及，不可以虛言為據，請以實事為徵，如英國田租，分為三事，地主之所應得者，地租也，佃人之所應得者，工資也，租戶之所應得者，利息也，所得之多寡，各無一定之限，則地有厚薄，工有勤惰，息有低昂故也。英國則地租貴而工價賤，澳大利亞則地租賤而工價昂，土滿人滿，移步換形，各隨其地而變，況地租工資利息，截然判為三事者，惟英國為然，出地者不籌本也，出本者不作工也，出工者又無資與地也，則一判為三，若法義等國，則諸子均分，無多恒產，種田工本，皆出一人，則三合為一，印度田畝，皆屬於國，富民租田，而後另籌資本，轉租於人，是三事又併為二，五方風氣，不能強同，欲比而同之，則民間必有所不便，與太上任之之道，相去遠矣。然此就地利言之耳，至於天時之寒暑不同，人民之靈蠢不同，物產之多寡不同，時價之貴賤不同，年歲之豐歉不同，風俗人事之盛衰，今昔不同，莫患乎為國理財，而為民分財者，不

能順民之所欲去民之所惡乃預定一格而強同之或拘守一格而永同之則四民日受拘攣如坐囹圄如被桎梏其始也受害者尙復無多耳自其外觀之亦似熙熙攘攘尙有昇平景象耳而實則生計日艱生機日蹙踟天踏地幾幾無一利可圖則不知生財之道莫妙於聽民角逐而在上者無一善於分財之人故也至於角逐之道實由好勝貪得之一念而生必其國政日益修民生日加勤敏而後角逐之風乃愈甚角逐之事乃愈多英國之所以上下一心方行四海者此耳無識之士方以爲此道貪私鄙吝有害貧民而不知相制相維非惟無害而且有大益也蓋市販爭售則百物之價賤公司爭利則傭工之俸優國債爭借則取息愈輕工廠爭開則製物益美善堂爭設則舉國無窮人學校爭興則一時多智士畧舉數事以概之其道之有益無益亦可不煩言而解矣第彼此角逐實由於彼此相爭亦由於彼此貪利而爭勝之心與嗜利之心皆與生俱來與年俱長者也惟英人知此心之大可用也因而任之聽其角逐而智能競奮機巧競新物價競廉工作競美行銷競廣轉運競通廠肆競增公司競設閭閻競富財幣競豐乃至賽奇會開與全球萬國六洲互相角逐而其盛皆自好勝之一念開之亦皆由君相之善爲分財者聽民角逐之一法成之然而歐洲諸國能之而他國不能者其蔽有二一曰拘於法二曰囿於俗

韓

觀我生室主人來稿

往者吾讀韓子原道之篇未嘗不恨其於道於治淺也其言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贖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如韓子之言則彼聖人者其身與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後可必皆有羽毛鱗介而後可必皆有爪牙而後可使聖人與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則未及其生未及成長其被蟲蛇禽獸寒饑木土之害而天死者固已久矣又烏能爲之禮樂刑政以爲他人防備患害也哉老之道其勝孔子與否抑無所異焉吾不足以定之至其明自然則雖孔子無以易韓子一概辭而闢之則不思之過耳而韓子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嗟乎君民相資之事固如是焉已哉夫苟如是而已則桀紂秦政之治初何以異於堯舜三王且使民與禽獸雜居寒至而不知衣饑至而不知食

凡所謂宮室器用醫藥葬埋之事舉皆待教而後知爲之則人之類其滅久矣彼聖人者又烏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且韓子胡不云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相爲生養者也其相欺相奪而不能自治也故出什一之賦而置之君使之作爲刑政甲兵以鋤其疆梗備其患害然而君不能獨治也於是爲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是故民不出什一之賦則莫能爲之君君不能爲民鋤其疆梗防其患害則廢臣不能行其鋤強梗防患害之令則誅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而韓子不爾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老之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夫自秦以來爲中國之君者皆其尤疆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竊嘗聞道之大原出於天矣今韓子務尊其尤疆梗最能欺奪之一人使安坐而出其唯所欲爲之令而使天下無數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勞神慮者以供其欲少不如是焉則誅天之意固如是乎道之原又如是乎嗚呼其亦幸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且韓子亦知君臣之倫之出於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奪有其疆梗有其患害而民既爲是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與凡相生相養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鋤主其斗斛權衡焉以信造爲城郭甲兵焉以守則其勢不能於是通功易事擇其公且賢者立而爲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織矣工矣買矣又使吾自衛其性命財產焉則廢吾事何若使子專力於所以爲衛者而吾分其所得於耕織工買者以食子給子之爲利廣而事治乎此天下

立君之本指也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緣衛民之事而後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於衛者以其有疆梗欺奪患害也有其疆梗欺奪患害也者化未進而民未盡善也是故君也者與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與天下之善而對待也今使用仁義道德之說而天下如韓子所謂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且平夫如是之民則將莫不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矣尙何有於疆梗欺奪尙何有於相爲患害又安用此高高在上者朕我以生出令令我責所出而誅我時而撫我爲后時而虐我爲仇也哉故曰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爲道之原彼佛之棄君臣是也其所以棄君臣非也而韓子將以謂是固與天壤相弊也者又烏足以爲知道者乎然則及今而棄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則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彼西洋之善國且不能而況中國乎今夫西洋者一國之大公事民之相與自爲者居其七由朝廷而爲之者居其三而其中之犖犖尤大者則明刑治兵兩大事而已何則是二者民之所仰於其國之最急者也昔漢高入關約法三章耳而秦民大服知民所求於上者保其性命財產不過如是而已更驚其餘所謂代大匠斲未有不傷指者也是故使今日而中國有聖人興彼將曰吾之以藐藐之身託於億兆人之上者不得已也民弗能自治故也民之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長德未和也乃今將早夜以孳孳求所以進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無相欺相奪而相患害也吾將悉聽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界

也。吾又烏得而斬之。如是幸而民至於能自治也。吾將悉復而與之矣。唯一國之日進富強。余一人與吾子孫。尚亦有利焉。吾曷貴私天下哉。誠如是。三十年而民不大和。治不大進。六十年而中國有不克與歐洲各國方富而比強者。正吾莠言亂政之罪可也。彼英法德美諸邦之進於今。治者要不外百餘年數十年間耳。況夫彼為其難。吾為其易也。嗟夫。有此無不有之國。無不能之民。用庸人之論。忌諱虛僞。至於貧且弱焉。以亡天下。恨事孰過此者。是故考西洋各國當知富強之甚難也。我何可以苟安。考西洋各國。又當知富強之易易也。我不可以自餒。道在去其害富害強。而日求其能與民共治而已。語有之曰。曲士不可與語道者。束於教也。苟求自強。則古人之書。且有不可泥者。況夫秦以來之法。如彼韓子。徒見秦以來之為君。秦以來之為君。正所謂大盜竊國者耳。國誰竊。轉相竊之於民而已。既已竊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覺而復之也。於是其法與令。蝟毛而起。質而論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壞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覺。常不足以有為。而後吾可以長保所竊而永世嗟乎。夫誰知患常出於所慮之外也哉。此莊周所以有胥篋之說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侯將相者。通國之公僕隸也。而中國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億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訓猶奴虜也。夫如是。則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設有戰鬪之事。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鬪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鬪耳。夫驅奴虜以鬪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內者不再列入

拋脫	Porter	恩雷奧奧林	Henry of Orleans
甫爾	Fool	西朗	beylon
斯考勒爾	Scoundrel	湛美客	Jamaica
開能	banon	加爾克塔	Calcutta
活爾考	Wolcott	阿爾及亞	Algeria
白臘恩	Bryan	派西	Parsees
服洛	Volo	阿可替恩	Estienne
斯細基亞	Sphakia	攀以麥	Panama
以上見二冊		來塞伯	Lesseps
雷生閣	Liushunkou	摩切吧夫	Mouravieff
此雷勃而	Terribles	甘第亞	Candea
洛西安斯	Rossias	薩亞	Sitia
孫秋林	Centurions	貝乃勞格	Spinalonga
密諾討	Minotaur	雷鐵木	Retimo
埃基而斯	Achilles	蘇達	Suda
木那克	Monarch	甘尼亞	banca
騰臺司	Dundas	達凸納爾司	Dardanelles
密起	Michie	禿客忒	Tokat
勃拉威特	Blackwood	薩之	Siva
梳門	Norman	佑聖阿替	Nriarte
康姆伯來雷	Contemporary	阿麥司	Imus
裴爾福	Balfour	開肥忒肥雀	Barthe Viejs

中西文合璧表

此篇已見元

本館告白

又續收助資諸君姓氏以後諸公續助之款請於信內書明姓氏官階以便登諸報末幸甚

譚芝雲太史助銀壹伯圓

本館告白 本館前因封河後官書局報久不寄來 上諭無可照登故暫遲恭錄 已於前數期報後申明矣現官書局雖已將彙報寄到而因近來應登之奏摺章程條陳等甚屬不少若再將 上諭全行補入必致各要件延擱愈久與閱者爭先快觀之意未免有違因思滬上各報早已將 上諭錄諸篇首閱者亦久得恭讀無煩重複故本館即不再登以省篇幅惟閱者鑒之

本館告白 澳門知新報館因已購之西報尚未到齊故現數冊所譯之西報不無簡略一俟各報到齊後即當分別擇譯且各附以圖一如格致彙編之例特預為聲明以慰同志盼望

本館發售書價目 去年報起一期 一元五角 去年報零售 一角八分 本年報 全年四元 本年報零售 一角五分 西學書目表 三角 代數通

藝錄 一元

本館代售書目 天文地理歌畧 白紙二角四分 竹紙一角六分 欽定滿洲源流考 八角

中國亟宜改革政論 一角五分 墨子閒詁孫詒讓著 二元二角 傳音快字

一角四分 洋紙平圓地球圖 四角 恆星圖 一角 以上所定價目均係實洋不折不扣

又續收助資諸君姓氏
明姓其官階以便查請致不奉甚
譚芝雲太史助銀壹佰圓

本館告白 本館前因封河後官書局報久不寄來 上諭無可照登故暫遲恭錄
已於前數期報後申明矣現官書局雖已將彙報寄到而因近來應登之奏摺章
程條陳等甚屬不少若再將 上諭全行補入必致各要件延擱愈久與閱者爭
先快觀之意未免有違因思滬上各報早已將 上諭錄諸篇首閱者亦久得恭
讀無煩重複故本館即不再登以省篇幅惟閱者鑒之

本館告白 澳門知新報館因已購之西報尚未到齊故現數冊所譯之西報不無簡略一俟
各報到齊後即當分別擇譯且各附以圖一如格致彙編之例特預為聲明以慰同志盼望
本館發售 報價目 去年報 起一期 二元五角 去年報零售 一角八分 本
年報 全年四元 本年報零售 一角五分 西學書目表 三角 代數通

藝錄 一元

本館代售書目 天文地理歌畧 白紙二角四分 竹紙一角六分 欽定滿洲源流考 八角

中國亟宜改革政論 一角五分 墨子問詁 孫詒讓著 二元二角 傳音快字

一角四分 洋紙平圖地球圖 四角 恆星圖 一角 以上所定價目均

